作者：hasmart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0738564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皮队左右摇腮，满眼的难以置信，仿佛觉得自己和这些家伙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份东西：“我说，你们解读出这都是啥？死者呢？没有人关心死者吗？你们能不能找出点儿跟死者、跟本案有关的东西？”

　　五组代表明显饿了，口香糖似地嚼着反刍上来的东西，慢悠悠地道：“读小说是要以思维渗透文字，获取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小说家的创作目标则为反渗透，所以但凡懂一点文艺理论的作者都更倾向于去作一个局而不是进行解释。柳华阳曾言：‘书有不必注者，谓已显明直捷，反复辩论之，若有注也。书有可以注者，谓宜发明书言，以己意逆合而注之也。’我们现在的所谓挖掘整理，只不过是把文本呈现的东西一点点修理成我们心中的样子再安回它头上声称这就是它，这就相当于在‘发明己意、逆合书言’，这比解释更恶劣――草稿里借‘我’的行为已经表现和批判过这个。你们没发现吗？”

　　四组形容涣然片刻又复凝聚成光，环眼巡桌找认同：“五组说得对呀！我们这章还有一段大谈舍利，我总感觉草稿与定稿的关系，也有点像肉身与舍利的关系……从草稿到定稿的删减力度不也是侧证吗？”六组喉音窃微地嘀咕：“这个发明……和古代的语义……不大一样吧……”

　　“有这么一说。”一组十指交握，兴奋且有点局促地左盯右望：“作者的创作，大抵也是遵循着定稿中被囚男子对卡夫卡的看法。”

　　三组：“你在指认，作者就是‘被囚者’和‘我’吗？”

　　一组：“有何不可？”

　　三组：“现实和创作是两码事，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文学是用语言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而且这稿子有些地方是在以后现代手法戏仿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风格作品的一大特征和要求就是要作者退出小说。我这么说当然是有证据的，你往下翻翻，在我组审看这一章里，章节前引言用的是伍德·哈特的话，提到‘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所以‘我’的经历只能是故事，怎么可能是现实呢？”

　　一组：“嗬，那你怎么解释‘太极就是八卦’……”

　　三组：“所谓就是，也不过是个比方，实际上分别还是存在的，去分别的用意在于提示生命不要过度在物质世界中深陷，而非硬说河卵石真是馒头。按《舞论》的说法，毗湿奴守护的味是艳情，那么显然不仅仅是单指文字下那对主人公的艳情，更是袋子内外真与假之间的艳情，这艳情从真幻交织的暧昧中产生，如果没有分别，真幻就成一体，一体化了怎么交织？暧昧又从何而生呢？”

　　一组：“你这是没好好看定稿啊，说出女子有自己本然端庄的那一刻，男子分裂了吗？形象转换了吗？这一场景中的他是借白褂女之眼从监视器中看到的，主客观兼有，既可说是心相又可说是实相，心相无形为阳，实相有形相对为阴，结合草稿论‘三丰’一节的内容来推断，这两稿中营造的显然同样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只是草稿倾向真，定稿偏于幻，论核心内容是一回事！因为幻想是不连贯的现实，只要把幻想统一、贯穿，使之与现实无接痕、不断续，那么对于人……不，对所有智慧生命来说，它就是现实！”

　　三组睫毛忽然下沉，带着一股琢磨劲儿审看过来：“等等等等，我发现，你其实一直在说反话……这不对啊，你之前提出过，作者很可能是受压迫的动物族群，借鸡鱼驴在边角处揭露和发讽刺，但刚才你又一直试图给大家造成另一种印象――作者其实就是文字下的主人公，那么他显然是个人类，是什么让你变得出尔反尔起来了？你是不是……”

　　“我还想问你呢！”一组霍然而起，“把嫌疑引到人类头上对我又有什么好吗？别血口喷人！”

　　“你有什么好处我哪知道啊，我跟你又不是一路。”似乎没想到对方会如此激愤，三组后半句声音虚下来，后靠着背，心理性地微微作了个闪避。

　　四组带着调侃的意味在底下轻轻磕来一爪子：“我们还没这个那个呢，你们少数民族间就不能相互照顾照顾情绪？”

　　“同族有屁用。”“就是，又不是一个性别……”不知谁来了这么两句，惹起片低笑。

　　“尸体，尸体！”皮队敲着桌子，“别忘了，我们不是为了搞创作、研究文艺，而是为了破案！无关的、带种族主义的话题都别说了！”

“喝噫、喝噫。”像是早料到会有这种矫枉过正，四组作出投降避让的姿势。

　　三组抬眼瞄瞄一组，像是隐约会意了什么又不大确定，带着这种犹豫的感觉道：“……好吧，我组结论还是这样：对号入座纯属笑谈，至少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难以判定本案死者与这两份稿件的内容直接相关，作者的种族归属问题也无法完全确定――说实在的，这种程度的文字，对于现在的众生不是难事，说出来可能有歧视之嫌――我觉得以泡菜为食的菌类写得都不会比他差。当然，推测作者是人类也有其道理，比如为避金博士的讳，现时在书面上都习惯把金写作釜山的‘釜’，只有人类中才有一些不这样，而书中――别的章是否这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这一章中，金筛、金子、金枝、金刚、金星、金鱼，多处用到金字，却没有一个改成釜。”说完又微微挑眼看一组——对方的反盯姿态中犹含怒恨——皮队偏头，肘蹄微开，作出“差不多就可以了，要不然你还要怎样”的姿态，终于迫其眼神回软，带着小小的不甘缓缓落座。

　　小马趁着空儿送上茶来，围桌行走一圈，最后一杯放在皮队右肘侧，略作一礼，回退到墙边水柜旁。小羊感应到后，视线从阅读器上抬起，低笑说：“哎，发现了吗，原来薯蓣改叫山药是有原因的。”

　　小马斜过来一眼，声也没搭。

　　小羊：“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小马：“你不挺会找原因的嘛。”

　　球台般灯光聚焦的主会桌上，皮队瞄着茶碗里的玉米须舒了口气，肉颈子摇摇，似乎没提起喝的兴致，将目光转向七组。

　　七组敏感到了这目光，但视线在阅读器上始终没挑起来：“说实在的，我心里有很多疑惑不能解决，举个例子来说，草稿是主视角，定稿是上帝视角，两稿字数差距很大。我想，依此作者的脾性，中间会不会还有以第二人称视角完成的一稿呢……”

　　四组：“哪有用第二人称写东西的？”

　　五组：“第二人称确实不常用……但也是有的。我的阅读范围窄，只记得有个姓高的江西人这么写过。”

　　“干嘛非得姓高的呀，任谁的一改不就是嘛，”二组眨眨眼，微仰头，喉音沉朗地忆诵道：“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你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你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你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组：“能不能别学人与自然？”与会者纷纷附合：“又糟践经典了！”“别以为版权废除了你就可以滥引用啊，回头寄点炸酱面过去！”“就是就是，你知道老艺术家们生活过得多紧，要爱护老艺术家嘛……”“等等，老艺术家好像过世了……”“那还不是日子紧勒的！”

　　二组顶着压力又换了种口吻：“你从不与人争，没有人值得你与之争……你爱自然，其次爱的是艺术，你向生命之火伸双手取暖，火况残然待熄了，你也准备离去……”

　　大伙儿哄声又乱：“动物星球也不是这味儿！”

　　“呜呜，”二组囊着鼻儿收了腔调，“第二人称确实很别扭啊，谁知道那江西人是怎么写的？”

　　四组一脸疲倦：“大概跟你一样，用第一人称写完，再把‘我’批量替换成‘你’吧。”

　　“你这家伙，把创作看得也太儿戏了。”“就是，那样辜负金博士可不行啊！”一座目光鄙怠、吱吱嗤嗤。

　　“哎？”一声挑音儿把视线吸引过去，原来又是二组。

　　二组：“定稿中提到了草稿，结果就真有了草稿，那草稿呢？这里也有提到不少东西啊！”

　　大伙儿：“啥？”

　　二组：“武侠小说啊，那个病人写的‘严肃武侠’……”

　　皮队：“但是，技术已经确定过，存储卡中已经没有别的隐藏文件了。”

　　三组：“如果真有的话，也不一定非要放在存储卡里吧？”

　　二组：“……确实，稿中那病人避提笔名，显然说出来后便有关键字可供搜索了。所以他的作品可能是公开发表过的……说不定还是违禁类作品。”

　　皮队抬拱嘴一指二组：“依你看，这武侠小说与本案关联性能有多大？”

　　“呜……”二组捧阅读器犯着琢磨，喉咙音呼呼噜噜地也跟着不爽利，“比起这武侠，我倒更在意另一个事儿：这章作者借主人公‘我’还提到了另一本待创作的小说和相关的一些设计理念，比如说他要写这杂号楼有六层，我刚刚还想，这六层和八味会不会是相对应的……”

　　三组：“别逗了，六和八怎么能相对应？”

　　二组：“六和八乍一看当然不相匹配，但这正是文学与建筑的共同点，六楼要存在，不可能没有地基，建成后，必然还有一层楼顶，所以表面呈现的是六层楼，实际有八重空间，文学不也是这样吗？”

　　“隐显设计……”皮队眼神虚起：“动态整体格式塔的具象化？”

[发布于 2020-07-16](//zhuanlan.zhihu.com/p/160738564" \t "_blank)